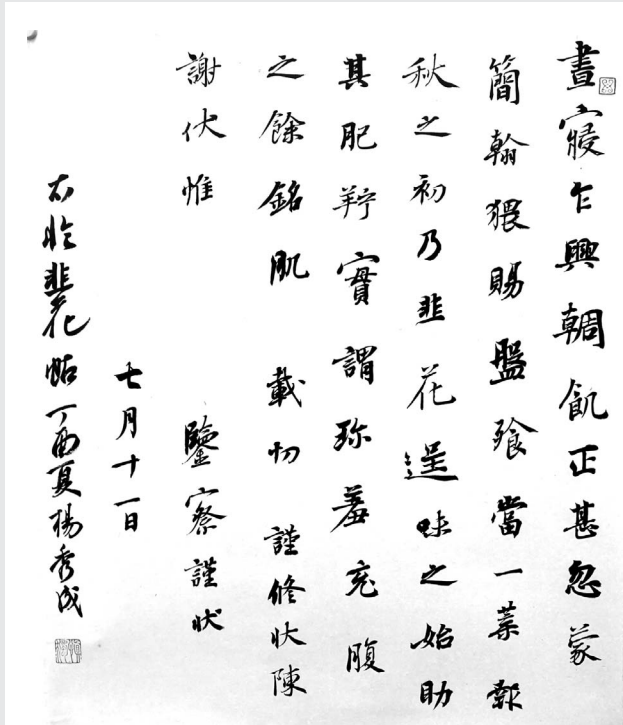


温故知新——大家临帖·温故知新——大家临帖·温故知新——大家临帖·温故知新——大家临帖·温故知新——大家临帖·温故知新——大家临帖·

临书手记

《韭花帖》为杨凝式叙述午睡醒来，恰逢有人馈赠韭花，非常可口，遂执笔以表示谢意。《韭花帖》，被称天下第五行书。尽管《韭花帖》无论在用笔还是在章法上都与《兰亭序》迥然有别，但其神韵却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黄庭坚赋诗盛赞其说：“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阑。”董其昌曾说：“少师韭花帖，略带行体，萧散有致，比少师他书歇取态者有殊，然歇取取态，故是少师佳处。”当代书法家崔学路盛赞：杨凝式《韭花帖》乃五代上承晋唐下启宋元及至而下千年逸清经典之作。我对杨凝式《韭花帖》情有独钟。一个午后，一碟韭花，一盘羊肉，一笔挥就韭花帖，无意于佳乃佳尔，人生如此，夫复何求。临习此帖时，首先观大局，此帖的字体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布白舒朗，清秀洒脱，深得王羲之《兰亭集叙》的笔意。行距之间的空隙舒朗，参差错落，萧散有致。然后察字形，其字势以歇取取态，线条凝练，方圆兼备。临习时，字形不宜过大，先求其字形准确、疏密关系，再追求其行气，最后俯观全帖。

——杨秀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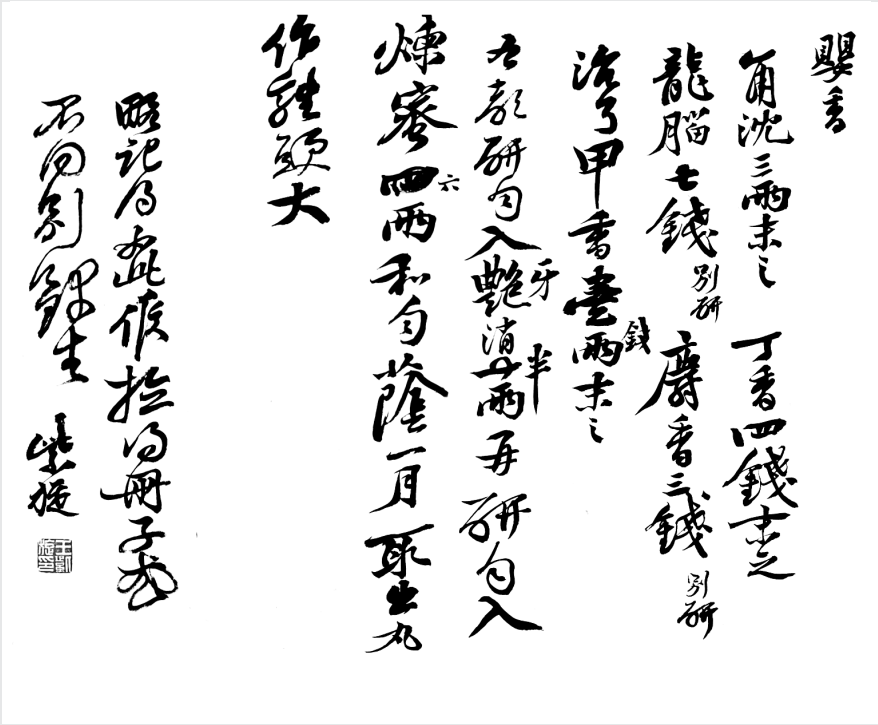


杨秀成临《韭花帖》

临书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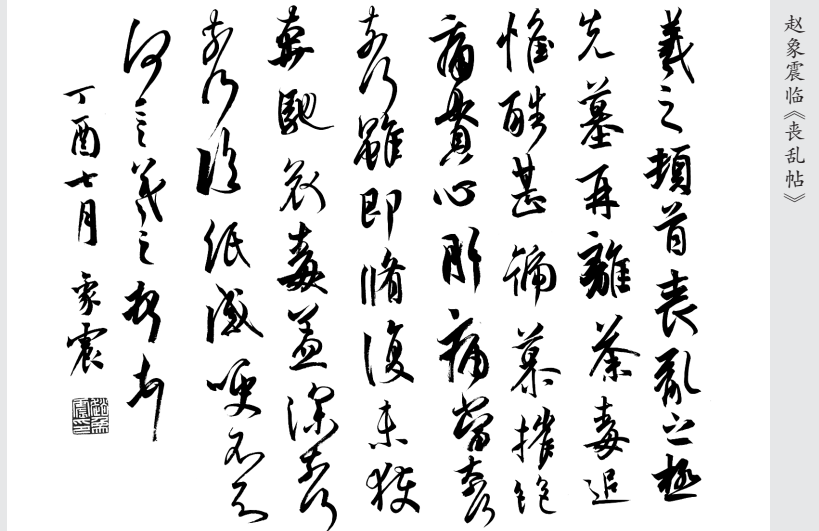
黄山谷的书法家承百家，博采众长。对他影响较深的书家有周越、苏轼、怀素、颜真卿等，影响最深的作品有《瘞鹤铭》《兰亭序》等，始终追求“沉着痛快”“以韵胜”。此件临摹的原本为《制婴香方帖》，又名《书药方帖》，是黄山谷在元祐年间的一件行草书信札，中锋紧束，刚劲内敛，在稳健沉着的基础上舒展自如，不难看出还略微带有苏轼、颜鲁公的影子。从内容上来看，这是一篇关于“婴香”的配方，并非有意地进行书法创作，随笔写来，点画顾盼牵引，略带草意，节奏明快，由浓重的墨笔落墨，直到飞白枯笔而止，在笔墨的擒纵往复之间一气呵成，令人回味。因此，临摹时不应被点画所拘，而应以“韵”先，敛中见纵，疏密有度。

——王紫旋



王紫旋临《制婴香方帖》

临书手记



赵象震临《丧乱帖》

临书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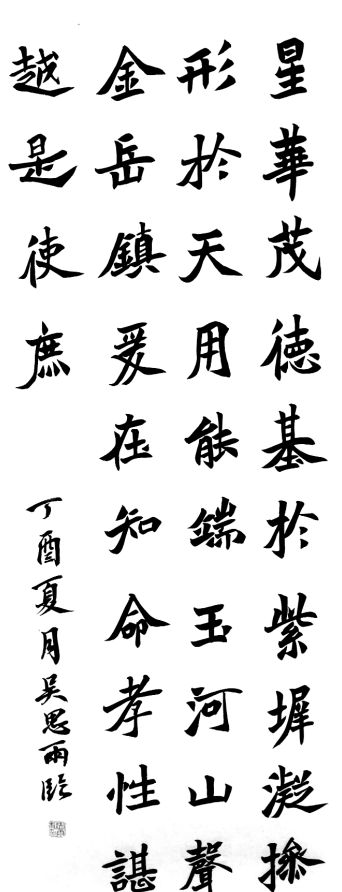
《丧乱帖》是唐摹王羲之尺牍，也是流传至今的王字经典作品之一。其笔法精妙，结字多歇侧取姿，用笔挺劲，轻重缓急极富变化，行草相间，节奏强烈，通篇作品飘逸而又沉稳沉着。临习王字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起初我们要做到对原帖有一个从用笔到结字的细致的分析，全面的认识。王羲之对笔锋的掌控已经达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每笔之中都隐藏着精微的变化，我们要抓住这一点，仔细的去观察、思考，去想象还原王羲之书写时的用笔状态及方法，去体悟其笔法的丰富性，方笔、圆笔、中锋、侧锋、轻重提按等极尽变化之能事以及对作品整体节奏上的把握。同时我们还要捕捉到章法上的自然与变化，邱振中先生在《书法的形态与阐释》中对《丧乱帖》的章法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我们可以通过借助邱振中先生的方法来感受《丧乱帖》在章法上的丰富性，通过其中存在的摆动幅度较大的折线与轴线使章法表现出来从未有过的动人变化。

——赵象震

临书手记

北朝墓志，遗存很多。其最大的特点是“一志一格，一石一品”。《元槿墓志》便是北魏中期的典型碑刻，是元氏墓志中很具代表性的一方墓志。其笔画茂实刚劲，结体紧峻，意态恣肆，气势雄奇，风格非常鲜明。我初学魏碑时时常临习此志，非常喜爱。临写时归纳出三个特点：一、方笔与圆笔结合浑合巧妙。在笔法上《元槿墓志》不一味强调棱角与方峻，而将相当比例的圆笔融于其中，方笔与圆笔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耐人寻味。二、笔画造形既精确而又多变。此石的笔画，每一笔都清晰而巧妙，每一笔都有确切而不雷同的造形，笔笔有变化，字字有势。很多字的造型堪称奇绝，读帖时屏气凝神，惊叹于字形排列可如此别出心裁而又有如此秩序。整体来看其字无不体现一种磊落大气，一种俊迈豪气，透露出浓浓的厚重质感、凝重之态。《元槿墓志》浑茫朴拙的特点正是吸引我之处。

——吴思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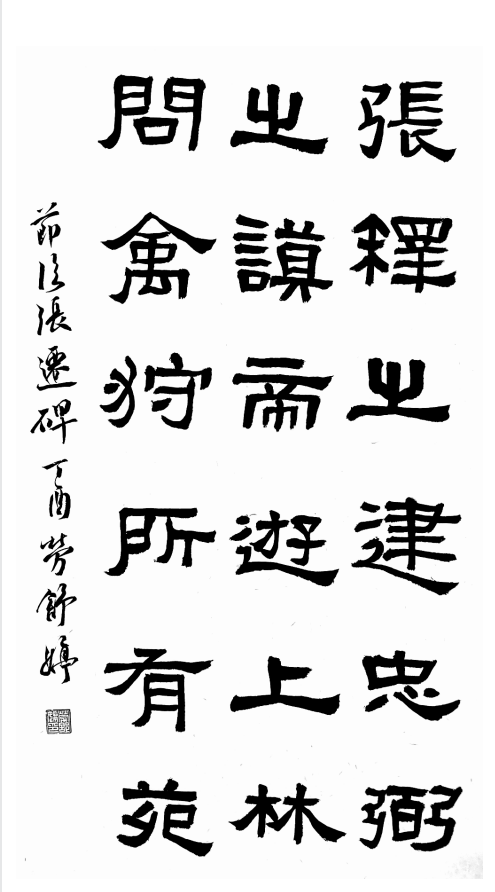


吴思雨临《元槿墓志》

临书手记

《张迁碑》是东汉晚期作品，此碑在众多的汉代碑刻中格调高古、朴拙；其率真、质朴之气尤为珍贵。《张迁碑》用笔棱角分明，具有齐、直、方、平的特点，笔画之间粗细变化自然灵动，虽方正却不呆板，厚重却劲健，再加上篆籀笔意的运用，使其古拙中有一股雄秀之气，每每读帖把玩无不称叹。《张迁碑》的字形结构多以上部密重而下部疏轻或者左右高低错落的方式排列，变化非常丰富，平中寓险，似欹反正。结字十分有趣，斜正相生，相得益彰耐人寻味，总有出其不意的精彩之处。清万经评此碑：“其字颇佳，惜摹不工，全五笔法，阴尤不堪。”我认为在临习《张迁碑》时，起笔应以方笔为主并伴有丰富的方圆变化；行笔过程丰富，停顿绞转并用；还需注意涩进，作为主笔的长横、捺画，以中锋铺毫按笔而行。

——劳舒婷



劳舒婷临《张迁碑》

豪 华 落 凡 见 真 淳

——赵冷月先生暮年变法之再认识

周国富

的大型书法学习班的培训帷幕后，传授着他们的宏伟心愿和卓越的艺术。之后，岁月又过了二十年，笔者又先后获赠赵老写于变法前后的两幅墨宝，面对着赵老的真迹和有关资料，令自己的脑海中思绪翻腾，萌生了再次探求赵老之所以勇于变法缘由的想法。于是就想方设法收集资料，梳理赵老之产生变法思想的由来，来解读他晚年之所以能开拓创新，将书艺推进到“自由”境界取得突出成就的心路。

理解的过程

几十年来，笔者对赵老变法的原因和成绩也确历经了一个逐步深化理解的过程。起初仅是单纯的以为赵老大约是看到自己的书艺风格、技巧，难以突破历代书法前辈的窠臼，只能另觅“出路”，现在通过反复阅读赵老自己的多次坦然自白和翻看多位熟知赵老书艺又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亲朋好友及家属的评介，方知以前自己的理解是浅识和片面的。

事实上，从中国书法史看，我们知道，中华书法经过几千年来历代书家的持续锻造、打磨、冶炼，已形成了一座各具独特风格的书法高峰。如果要建立新的高峰，不仅要有敢于登攀的勇气，更要有善于登攀的战术。赵老的做法，就是融会贯通，确立目标，切换角度，力争建立一座新的高峰。赵老深知万事成功其理相通，书法艺术当然也不例外。单纯模仿，重复是永远没有出路的，因为依样画葫芦无法超越被模仿者的创造力。所以他感到沿习老路，一味地继续模仿，那是不自信的“懦夫”之举，是对自己艺术生命的浪费，是磨损灵魂的腐蚀剂。于是，他凭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洞察世事的敏锐，奋力拼搏。幸运女神终于降临。最后命运果然给了他超越自己的启迪。他冥思苦想，他多方探求。让他明确了与其师诸师，不如师心师，也即末若师诸物，师诸物未若师诸心。师诸物便是格物，就是师造化，向自然学习，而师

诸心便是不断认识自己。只有找到真正的自我，才能开启自我的江山、高峰，于是赵老此时誓以无我的姿态追求有我的精神，在碑帖之间来回琢磨行走、求索。赵老本是沪上公认的书法前辈中收藏碑帖数量品种最丰的翘楚者之一，据说有几千册之多，这也为他“自由”地往来于碑帖之间提供了条件。自七十岁起，它的书法创作神态，终于显露出异样的光彩，逐步溢发出世的平远、幽静、断崖绝涧般的孤寒、清雅之姿。他为自己新山峰的竖建尽力践行。他的新赵体已从自我意识走向自我无意识的佳境。他不停地踟蹰行走，寻找突破，表现自然。自历代书法大师的名气、才气、文气的逼入缝隙中顽强地寻求突破，并终于打破束缚，挣脱出来，将自然与自我贯通，从而获得了自由和自在。2015年，赵老诞辰100周年时，在嘉兴博物馆，其子女捐赠赵老遗作的展览会上，笔者目睹了赵老数以百计的书作，其尺寸之大，形式之多，书写之妙，让人看到他个体的人格已经化作理想的追求，投入到书作的怀抱（在这里需要感谢市书协黄仲达先生、杨继光先生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相关资料及让本人前往嘉兴博物馆现场观摩捐赠作品的机遇）。

特色、途径和做法

纵观赵老的多本书法集和书展陈列之墨宝，我们欣然看到赵老在变法前的书艺素以疏秀、清丽见长，特点是温淳婉媚，俊丽隽永，是呈瑰雅之态。一入古稀之年变法后，他的墨幅则删繁就简，返朴归真，以质朴、淳古、率真、恬淡为姿。笔画日见简洁、明净，直接通过轻重徐疾、周折方折、浓淡枯润等对比的真实墨色来展示他自己的情感历程和艺术追求。由此，他从宁拙勿巧走向大巧若拙，忘巧忘拙，向着书法的“自由”之源探索。赏看赵老此时的书法，形似随意、生涩、拙朴、松散与变法前大相径庭，实是他取法自然，取法古意，取法自我意识而致。其子赵明康先生也深信其父此时之字，之所以能够脱“俗”，是由于从帖学入手，由碑学求变，向简牍纸书取意而成。有人赞曰：“赵老变法后的字在古朴中见雅趣，人越老，字越发年轻，为观者所诧异。”笔者也深以为然。其实赵老自己的叙述，最清楚地说明他的内心。他说过，书法是我内心独立的痕迹，借书法这种符号来自我写照，换言之这也是赵老艺术追求的人生境界。有学者称赵老几十年淡薄名利，也不求闻达于官场，晚年仍居住在两间陋室之内，可见赵老艺术青春永不变老，创新精神永不褪色，只能用他对追求的永不弃来诠释。

赵老晚年的书法在古朴中甚是雅趣，人越老字越发年轻，为爱好者所惊叹。然而对这种变化，有人赞之，有人惜之，也有人奇之，毁誉不一。其实，赵老对此早有清醒的认识，他深感自己的书法，不是为了让人一看就觉得惬意而创作的。有的时候仅仅是为了宣泄自我的情感。所以赵老才能每日思考书艺，到了朝思暮想、废寝忘食的地步。

他苛求自己要以超越的心态，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以有限的形志表现无限的意蕴，尽力做到不择笔，不择纸，如此方会自感有了稍许进步。书法篆刻名家钱君匋先生曾评说，赵老今天对艺术境界的继续探索，本身就是对自我昔日的“完美”和娴熟技巧的严肃挑战。因此失败与成功交叉创作的过程中，不失为有胆识的艺术家。人生苦短，艺术永恒，艺术创造的精神同样永恒。追思赵老对自己书艺变化的前景，确也早有清醒的预料。他说过“对攀登艺术的高峰充满信心，但有时也会有一种危机感，即感到在艺术上要深入一步是如此艰难”。（转引自钱君匋《读赵冷月的书法》）

斯言笃真，书法变革，有如万里长跑，必须度过最艰苦、难受的阶段之后，方能迎来明媚的春光。

赵老曾明确表示自己的变法艺术观是以“丑”为美。如石之丑是为清、奇、古、怪。讲“丑”，其实是求石之本质的自然至真至美。他变时尚为古拙、稚嫩，力求疏放、简远、典雅、高贵，确实做到从帖学入手，由碑学求变，向简牍纸书取意。他主动为自己“松绑”，力求脱去唐宋之铅华，为此，他由唐宋帖学入秦汉魏晋六朝碑学，在碑和帖之间来回行走，几进几出，沉浸在一日不提笔，六神无主”奋力挥洒之生涯中。连艺术大师程十发先生也称赞赵老书法变法是“大智大雅”之举。赵先生用心写字，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可谓走向了书法的最高境界。书法评论家卢甫圣先生也评述道，赵老变法后的书法绝去斧凿，随意峻落，触笔成趣，天质自然，再加上将枯湿浓淡的精微墨法融于其中，丰富了笔墨共济的表现力。确乎，赵老晚年的墨迹更需要慢慢咀嚼，细细品味。只有了解越多，从他的字里行间才能欣赏到越多。看似平淡，却蕴含着丰富；看似寻常，却充满情趣；看似平静，却在心底泛潮；看似平和，却令人激情内蓄。他用素雅的毛笔，浓枯不拘的墨色，让字画或变形或夸张，但却保持在合情合理的拙趣尺度之内，显露出稳健的富有浪漫气息的幽然之味。可以说，赵老书写时已将其心灵和它的字融为一体，令观者油然唤起平淡、温暖的亲切之感。

综上所述，赵老一生追求书法创新的意愿从未消沉，变法的成功表明了他取得的卓越成绩已然在当今的书法爱好者心中竖起一座高峰。赵老继承和弘扬祖国传统书法文化的精神，必将为后来书法创新者的楷模。